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六輯

靖從
海征
紀實
錄 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三三二種

從 征 實 錄

楊

英

從征實錄

延平王戶官楊
英撰

□□□□□□□戶部主事楊英爲輯造先王實錄事，謹將永曆三年己丑九月陳策從王
，十月初一日蒙錄用，□永曆十六年壬寅五月先王賓天□，凡所隨從戰征事實，挨年逐
月，採備造報，以□□□。

永曆三年己丑（一六四九）九月，隱寓中友

初一日，楊英獻策，爲有~~口口口口口~~，遷徙；「着來見」，隨卽任戶科~~口口口口口~~。初三日，廣饒守深潤副將王起傳喜張欲歸，先遣~~口口口口口~~許之，初日進兵城下，外攻內應，克拔濱邑。總謀改~~口口口口口~~隨事~~口口口口口~~，~~口口口口口~~出師（~~口口口口口~~作由·遷~~口口口口口~~明思宗、安帝、昭宗諱）盡~~口口口口口~~下~~口口口口口~~印，~~口口口口口~~賞授都督同知，賜~~口口口口口~~盔甲、玉帶、鞍~~口口口口口~~管北總將，歷次年~~口口口口口~~，以~~口口口口口~~宣國女主配之。其總將吳大明等隨屬有差（~~口口口口口~~傳保南~~口口口口口~~屬原人，善騎射。吳大明今~~口口口口口~~爲馬兵營，亦善騎射）。

十月·雨烟住中左

民便」。

藩批曰：『是』。係（由）是思明百姓並拂僕家眷移經西回。
二十日北征右武衛等底回，藩令各餉脩葺船隻，輪番出征。

十月，藩駕回駐思明州。報達京，各水師盡吊（調），俱駕在岸邊。
備各餉脩葺船隻，限月熟觀候，赴十一月出征。

十一月，藩駕移駐金門城。

初二日，遣右武衛周全欽爲總督，樊闡左右虎衛領，樊闡後領；以馬騰印爲副督，
樊闡威衛軍；仍以宣教後領吳謙暫統宣教前領、殿兵、護兵等領及後衛副將領軍；以中
衛都督統領宜統左領、右衛等領；以樞密前領暫統懷英兵、後騎二領；而後衛領總領水
師官兵；前往南下取糧。

是月右武衛等創列南陽縣，進入和平貴嶺取糧。攻破黑○○，殺敗瀘州說虜。各船
俱取有糧米歸是。

十二月，藩駕駐金門，吊（調）右武衛等南征大帥底回。

十五年辛丑（一六六一）正月，藩駕駐思明州。傳令大脩船隻，聽令出征。集諸將
密議曰：『天未厭亂，閏位猶在，使我南都之勢，頓成瓦解之形。去年雖勝達虜一陣，
僞朝未必遽肯悔戰，則我之南北征馳，眷屬未免勞頓。前年何廷斌所進臺灣一圖，田園

萬頃，沃野千里，餉稅數十萬，造船制器，吾民驟集，所優爲者。近爲紅夷占據，城中夷夥，不上千人，攻之可垂手得者。我欲平克臺灣，以爲根本之地，安頓將領家眷，然後東征西討，無內顧之憂，並可生聚教訓也。時衆俱不敢違，然頗有難色。惟宣毅後獨協理中軍戎政楊朝棟倡言可行，藩嘉與之，故於事平日任以府尹事，誅吳豪。

二月，藩提師札金門城，候理船隻，進平臺灣。時船隻脩葺未備，派首二程而行。首程本藩並文武親軍右武衛、左右虎衛提督驍騎鎮、左先鋒、中衝〔鎮〕、後衝鎮、宣毅前後鎮、禮武鎮、援勦後鎮等刻期先行。令鎮守澎湖遊擊洪暄前導引港。以兵官前提督居守思明州，戶官居守金門。藩親祭江，傳令船隻盡駕到料羅澳，催官兵候齊聽令，下船開駕。

三月初十日，藩駕駐料羅侯順風□□，□□多以過洋爲難，思逃者多。隨委英兵鎮陳瑞搜獲捉解。

二十二日，催官兵在船。

二十三午，天時霽靜，自料羅□□。

二十四日，各船俱齊到澎湖，分各嶼駐札。藩駐峙內嶼，候風開駕。

二十七日，大師開駕，至柑桔嶼阻風，又收回澎湖峙內嶼。時官兵多不帶行糧，因

何廷斌稱數日到臺灣，糧米不竭，至是阻風乏糧。藩令戶都專同洪遊擊就澎湖三十六嶼無田園，可種禾粟，惟蕃薯、大麥、黍稷，升斗凌解，合有百餘石，不足當大師一餐之用」。藩驚乏糧，又恐北風無期，隨於三十晚傳令開駕。時風報（暴）未息，風雨陰霽，管中軍船蔡翼並陳廣等跪稟：「暫候風雨開駕」。藩諭曰：「冰堅可渡，天意有在。」天意若付我平定臺灣，今晚開駕後，自然風恬浪靜矣。不然，官兵豈堪坐困斷島受餓也？」是晚一更後，傳令開駕，風雨少間，然波浪未息，驚險殊甚。迨至三更後，則雲收雨散，天氣明朗，順風駕駛。

是晚，赤嵌城夷長貓難實叮發炮擊我營盤，並焚馬○○○。其赤嵌街係我民居草厝，藩恐被焚燬糧粟，特差戶都事楊英持令箭委同楊戎政督同援勦後鎮張志官兵看守堵禦，不許官兵混攏，亦不可致紅夷焚燬，候明日分派發給官兵糧食。緣（由）是各街米粟

看守完全，無敢侵擾。次日，卽令戶都事楊英將街中米粟，一盡分發各鎮兵糧，計勾足半個月。

初三日，宣毅前鎮□官兵札營北線尾，夷長揆一城上見我北線尾官兵未備，遣戰將拔鬼仔率鳥銃兵數百前來衝□，被宣毅前鎮督率向敵一鼓而殲，夷將拔鬼仔戰死陣中，餘夷被殺殆盡。

初四日，赤崁城夷長貓難實叮以孤城援絕，城中乏水，欲降。先一日，其弟同婦外□遊，被我兵捉獲解藩，藩慰諭□，加意□□送歸赤崁城，與兄實叮道述德意。至是日議降，藩遣番通事吳邁、李仲同楊戎政招諭之，誓無殺害之意。遂赴藩前納降，仍令原駐城中，並厚賜唐山土儀。藩遂遣實叮往臺灣城招揆一來降。令諭招我百姓回家樂業。

初五日，夷王揆一遣我民充番通事胡興同揆一人□□藩說和，藩諭令夷長來見。

初六日，揆一遣夷長□□□等同實叮□□□見，藩賜宴厚禮之，令何廷斌問：『揆一何日出降』？答云：『揆一無降，若藩主兵將抽回，年輸□稅若干萬併土產□□貨隨意聽從，年年照例貢納。至此番大師船隻俱納□□□歸官兵，願送勞師銀十萬兩』云云，餘無敢言。藩却之，令發回。

各近社土番頭目，俱來迎附，如新善、開感等里，藩令厚宴，並賜正副土官袍帽靴帶。蘇（由）是南路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，各照例宴賜之。土社悉平，懷服。

時紅夷尙有水師甲板在港。藩遣宣毅前鎮、侍衛鎮陳廣並左虎協陳冲等爲水師攻打甲板一□，□擊沉甲板一隻，燒焚甲板一隻，走回一隻。自後甲板泊宿臺灣城下。

十七日，藩督師移札崑身山，傳諭候令進攻臺灣城。

十二日，藩駕親臨蚊港，相度地勢，並觀四社土民向背何如。駕過，土民男婦壺漿迎者塞道。藩慰勞之，賜之□□，甚是喜慰。

臺灣城未攻，官兵乏糧。

二十二日，遣楊戎政並戶都事楊英，同通事何廷斌，查察各鄉社有紅夷所積粟石及糖麥等物回報，發給兵糧，計粟六千石，糖三千餘石。

二十四日，藩以臺灣孤城無援，攻打未免殺傷，圍困俟其自降。隨將各鎮分派汛地屯墾。派提督馬信督轄兵札臺灣街守困之。

禮武鎮林福被紅夷銃傷，撥協將洪羽管禮武鎮。

五月初二日，藩駕駐臺灣，集文武各官會審投掠臺灣百姓銀兩、盜匿粟石罪犯。宣毅後鎮吳豪伏罪被誅，以右武衛右協魏國管宣毅後鎮事。虎衛右鎮陳麟亦有罪，絅責革職。

二程官兵左衝、前衝、智武、英兵、遊兵、殿兵等鎮到臺灣。以左衝鎮黃安管虎衛右鎮，以提督驍騎親隨營蔡文管左衝鎮事。

改赤崁地方爲東都明京，設一府二縣。以府爲承天府，天興縣、萬年縣。楊戎政爲府尹。以莊文烈知天興縣事，祝敬知萬年縣事。行府尹查報田園冊籍，徵納□銀。改臺灣爲安平鎮。

十八日，本藩令諭云：

『東都明京，開國立家，可爲萬世不拔基業。本藩已手闢草昧，與爾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兵家眷□來胥宇，總必創建田宅等項，以遺子孫。計但一勞永逸，當以己力京（經）營，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。茲將條款開列於後，咸使遵依。如有違越，法在必究。着戶官刻板頒行。特諭。』

一、承天府安平鎮，本藩暫建都於此。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家眷暫住於此。隨人多少圈地，永爲世業，以佃以漁及京（經）商取一時之利；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一、各處地方，或田或地，文武各官隨意選擇創置莊屋，盡其力量，永爲世業；但不許紛爭及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一、本藩閱覽形勝，建都之處，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，設立衙門，亦准圈地創置莊屋，永爲世業；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一、文武各官圈地之處，所有山林及陂池，具圖來獻，本藩薄定賦稅，便屬其

人掌管；須自照管愛惜，不可斧斤不時，竭澤而漁，庶後來永享無疆之利。

一、各鎮及大小將領官兵派撥汛地，准就彼處擇地起蓋房屋，開闢田地，盡其力量，永爲世業，以佃以漁及京（經）商；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一、各鎮及大小將領派撥汛地，其處有山林陂池，具啓報聞，本藩即行給賞；須自照管愛惜，不可斧斤不時，竭擇而漁，使後來永享無疆之利。

一、沿海各澳，除現在有網位、罟位、本藩委官徵稅外，其餘分與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前去照管，不許混取，候定賦稅。

一、文武各官開墾田地，必先赴本藩報明畝數而後開墾。至於百姓必開畝數報明承天府，方准開墾。如有先墾而後報，及少報而墾多者，察出定將田地沒官，仍行從重究處」。

六月，藩駕駐承天府，遣發各鎮營歸汛。左先鋒札北路新港仔、竹塹，以援勦後鎮、後衝鎮、智武鎮、英兵鎮、虎衛右鎮繼札屯墾，以中衝、義武、左衝、前衝、遊兵等鎮札南路鳳山、觀音山屯墾。頒發文武官照原給額各六個月俸役銀付之開墾。

十六日，宜蘭古羅高載、大槺榔高載、南澳頭山房、南澳頭山房地方專志該拍
標應以開、不從、死之。先時蕃族殺、殺等二處來□。舊扎側山地方，應是個別□到。
據據被擄、挾持擄還回復，應在□□□南澳頭□□□舊大槺榔之□□□應知不知其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三種

靖海紀事
施琅

安撫檢誠示

太子少保、提督福建水師總兵官、右都督、伯、施琅謹題。爲恭報臺灣就撫事宜。皇恩厚：照得我朝定鼎以來，法業從寬，恩恆惟厚，撫順勸逆，區宇咸寧。臺灣未靖，本提督奉旨專征，蓋欲拯絕島之生靈，傳海徼於冀安。茲偶延平王及武平侯等順天意之有在，樂皇仁之無偏，見諭協理兵工二官、副使二員，齎具表章敕印前來歸命，土地人民，悉入版圖。本提督體朝廷好生之德，念至誠求撫之心，現在題請，仰應所奏洪慈，安撫成宜。合就曉諭。爲此示仰臺灣地方官兵士庶人等知悉：示到，各官兵立即剖櫛，本提督尅日親臨安撫。軍紀素嚴，秋毫無犯。今旣革心歸服，官則不失爵秩之界，民則皆獲安撫之安，兵丁入伍歸農，聽從其便。各自安寧樂業，無事務復驚心。令旨下頒，新恩遍及；本提督言出金石，決不爾負。頤直示者！

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。

臺灣就撫疏

太子少保、提督福建水師總兵官、右都督、伯、臣施琅謹題。爲恭報臺灣就撫事宜。仰祈睿鑒事：竊照澎湖克捷，海逆已失其險；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初八日，僞藩鄭克

塹、渠魁劉國軒差僞官鄭平英、林惟榮、曾蜚、朱紹熙等賈送降表併書來澎湖軍前求撫。臣慮其詭譎緩兵，難以遽信，遂令曾蜚、朱紹熙回臺灣傳諭，若果真心投誠，必須劉國軒、馮錫範來臣軍前面降，將民人土地悉入版圖，其僞官兵遵制削髮，移入內地，悉聽朝廷安輯。若僞藩等悉如臣言，當體皇上好生之德，以拯數十萬之生靈，題請赦其前罪，撫綏安插。業于閏六月十一日將降表並書具疏進上御覽在案。

茲七月十五日，鄭克塹復差僞兵官馮錫珪、僞工官陳夢煥，劉國軒遣胞弟僞副使劉國昌，馮錫範遣胞弟僞副使馮錫韓，同曾蜚、朱紹熙賈送降本稿前來澎湖軍前回話，一依臣前言。其防守南北淡水僞左武將軍何祐、僞左先鋒李茂等所帶賊衆，今俱召回臺灣；南北淡水已無防守矣。何祐等差賈密稟到臣納款。是臺灣南北地方，俱已效順。復據曾蜚等稟稱，鄭克塹、劉國軒及兵民人等，咸懇臣發給告示，張諭削髮，俾得遵依。蚤發一日，則兵民蚤獲一日之安。臣因仰體浩蕩洪慈，服舍來安，乃敢給示撫綏。矧鄭逆自來遠阻聲教，未被聖化，非如吳、耿諸逆，受恩背叛者比。諒荷皇上廣開面網，赦其前愆，俾沾德意。卽將劉國昌、馮錫韓見留軍前。隨于十六日遣侍衛吳啓爵、六品筆帖式常在，同馮錫珪、陳夢煥、曾蜚、朱紹熙，帶安插告示五張，先往臺灣曉諭，看驗各僞官兵百姓人等削髮，令其催賈僞藩鄭克塹及劉國軒、馮錫範等敕印，併繕謄降本前來交繳，以便臣代爲賈進，則此事似可勾當也。

臣俟各船修葺齊備，一面統率船兵，親抵臺灣，看其形勢，暫行安輯。其所議造八槳船隻及再調陸師官兵，已咨移督臣停止矣。第查臺灣土地千餘里，戶口數十萬，地在夏海之表，或去或留，僞官兵戶口繁多，當作何安輯，事關重大，所當亟請皇上迅賜睿裁，敕差才能戶、兵二部，迅速前來，會同督、撫主裁料理，安置得宜，畢此大事；俾臣得卽勾當班師，從此金甌永固，玉燭常調，可無匱南顧矣。

此番澎湖克捷，臺灣就撫，實賴我皇上洪福齊天，威靈遠暨，乃克見成效。但臣鹵莽武夫，性質愚蠻，直道行事，不肯遺賊以爲君父憂。荷蒙皇上豢養之恩，特知之遇，無足報稱，誓必掃靖海氛，少效涓埃耳。今年逾六十，筋力衰邁，難勝封疆重任。且孤忠獨立，既不肯苟合，又不能彌縫。征勦臺灣之舉，乃面奉諄諄溫諭，屢次俞旨專征，是以臣竭效死力，堅不阿徇，務期蕩平。極知深拂人意，災必逮身。茲賊島旣平，臣職已盡，若蚤不引退，將來必爲禍階。伏乞皇上恩賜召臣回京，俾得時覲天顏，臣所深願也。謹將僞藩抄來疏稿，恭進御覽。緣係恭報臺灣就撫事宜，貼黃難盡，伏乞皇上全覽乾斷，迅賜敕旨施行。爲此具本謹密題請旨（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）。

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

從來敵勢窮迫，多藉投誠以爲緩兵之計。今臺灣就撫，公獨令其親來面降，一面請旨，一面發示，令其遵制削髮，以示無外；殆所云闕以外將軍制之非歟？且以其遠阻聲教，非吳、耿諸逆

受恩皆叛者比，真卓識也，真公論也。降表既來，卽咨移督院停造八槳，並停調陸兵，可謂省國費而紓民力者矣。至于請召還京，非徒憂讒慮患，實有古大臣功成身退之學問焉。雅歌仲山甫之明且哲，史稱張子房之托辟穀，公於此思過半矣。但以四十年難靖之海疆，一旦削平，此皆公之智略過人，聲靈遠播；若使還朝，安知反側之輩，不復生異志耶？昔明祖以沐氏定雲南，遂世襲永鎮，故終明三百年無他患者，誠餘威足以懾服之也。公鎖鑰閩南，海國波靜，閩人之得以安枕無虞者，皆公之賜也。公何可須庾離閩哉！果遂其引退之志，其若社稷蒼生何乎！宜朝廷之永留我公也。

奏摺冊印疏

太子少保、提督福建水師總兵官、右都督、伯、廣寧侯、福建撫按。爲恭報臺灣兵民割髮，備藩寶塲冊印事：緣照備藩鄭克塽遣僑兵官洪鑑珪、僑工官陳夢輝、副國軒遣胞弟副使劉國昌、副國軒遣胞弟副使湯鑑輝，齊具降本稿到澎湖軍前，一一悉照臣言：臣察其翼誠向化，于本年七月十六日遣侍衛吳啓爵、箇點式常在，前往臺灣看驗，然官兵削髮，葉將情由併備藩降本稿于七月二十四日具題確報外；此番僑兵求撫，蓋因澎湖失險，故不心歸誠。臣就近差遣看驗剃髮，無非舉此勸懲大事。乃吳啓爵等于七月十九日到臺灣，而督臣亦差候同知林昇、撫臣差官張鳳翔生、道憲孫熙、駁船二隻，于二十日

惟歎歎之季夏，執勤旗乎舟航。耀赫天之朱羽，掩先麾于戎行。繩拔厲以迅捷，莫
于矣其英方。鑿堅窟之不屈，奮雄臂乎文折。志義當巨礮，矢石共烟燐以飛揚。若將士
之賣勇，冒鋒鏑以報傷。身膏沃野之刦，骨沉大壑之鄉。成各矢忠報國，誓死勤王。風
雲為之翻動，日月掩其光芒。家室悲痛，魂斷肝腸。余恐軍膽子寒懼，廢紀律以更張。
抗士爭先今破敵，真犧壯于國鄉。

茲當臺灣底定，凱奏廟宇。舟師旋期以西指，不無暫誤之平行！凡厥將弁，力當喪
諸優郎，恩鍾良學。其餘各餉營之士伍，遇此荼毒，魂先失其無依，即屢創建厲增。春
秋供其祭祀，所會眾等咸有血食之享。勿致貽忘若教，以慰此九泉之懵懵。是用啟誠虔
肅，尚其歌格。官備（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）。

恭陳臺灣棄留疏

太子少保、靖海將軍、靖海侯、兼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務、臣施琅謹題。爲恭陳臺灣
棄留之利害、祈睿裁事：竊照臺灣地方，北連吳會，南接粵嶺，延袤數千里，山川峻峭
，港道迂廻，乃江、浙、閩、粵四省之左護；隔離澎湖一大洋，水道三更餘遙。查明季
設水澎標於金門所，出汛至澎湖而止，水道亦有七更餘遙。臺灣一地，原屬化外，土番
雜處，未入版圖也。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、生聚於其間者，已不下萬人。鄭芝龍爲海寇

時，以爲巢穴。及崇禎元年，鄭芝龍就撫，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。紅毛遂聯絡土番，招納內地人民，成一海外之國，漸作邊患。至順治十八年，爲海逆鄭成功所攻破，盤踞其地，糾集亡命，挾誘土番，荼毒海疆，窺伺南北，侵犯江、浙。傳及其孫克塽，六十餘年，無時不仰塵宸衷。

臣奉旨征討，親歷其地，備見野沃土膏，物產利薄，耕桑並耦，魚鹽滋生，滿山皆屬茂樹，遍處俱植修竹。硫磺、水簾、糖蔗、鹿皮，以及一切日用之需，無所不有。向之所少者布帛耳，茲則木棉盛出，經織不乏。且舟帆四達，絲縷踵至，飭禁雖嚴，終難杜絕。實肥饒之區，險阻之域。逆孽乃一旦凜天威，懷聖德，納土歸命；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，資皇上東南之保障，永絕邊海之禍患，豈人力所能致？

夫地方旣入版圖，土番、人民，均屬赤子。善後之計，尤宜周詳。此地若棄爲荒陬，復置度外，則今臺灣人居稠密，戶口繁息，農工商賈，各遂其生，一行徙棄，安土重遷，失業流離，殊費經營，實非長策。況以有限之船，渡無限之民，非閱數年難以報竣。使渡載不盡，苟且塞責，則該地之深山窮谷，竄伏潛匿者，實繁有徒，和同土番，從而嘯聚，假以內地之逃軍閑民，急則走險，糾黨爲祟，造船製器，剽掠濱海；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，固昭然較著者。甚至此地原爲紅毛住處，無時不在涎貪，亦必乘隙以圖。一爲紅毛所有，則彼性狡黠，所到之處，善能鼓惑人心。重以夾板船隻，精壯堅大

，從來乃海外所不敵。未有土地可以托足，尙無伎倆；若以此既得數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，必合黨夥竊窺邊場，迫近門庭。此乃種禍後來，沿海諸省，斷難晏然無慮。至時復動師遠征，兩涉大洋，波濤不測，恐未易再建成效。如僅守澎湖，而棄臺灣，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，土地單薄，界于臺灣，遠隔金廈，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？是守臺灣則所以固澎湖。臺灣、澎湖，一守兼之。沿邊水師，汛防嚴密，各相犄角，聲氣關通，應援易及，可以寧息。況昔日鄭逆所以得負抗逋誅者，以臺灣爲老巢，以澎湖爲門戶，四通八達，游移肆虐，任其所之。我之舟師，往來有阻。今地方旣爲我得，在在官兵，星羅碁布，風期順利，片帆可至，雖有奸萌，不敢復發。臣業與部臣蘇拜、撫臣金鋐等會議之中。部臣、撫臣未履其地，去留未敢進決；臣閱歷周詳，不敢遽議輕棄者也。

伏思皇上建極以來，仁風遐揚，宜聲遠播，四海賓貢，萬國咸寧；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凡有血氣，莫不臣服。以斯方拓之土，奚難設守，以爲東南數省之藩籬？且海氛旣靖，內地溢設之官兵，盡可陸續汰減，以之分防臺灣、澎湖兩處。臺灣設總兵一員、水師副將一員、陸師參將二員，兵八千名；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，兵二千名。通共計兵一萬名，足以固守。又無添兵增餉之費。其防守總兵、副、參、遊等官，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，無致久任，永爲成例。在我皇上優爵重祿，推心置腹，大小將弁，誰不勉勵竭忠？然當此地方初闢，該地正賦、雜餉，殊宜蠲豁。見在一萬之兵食，權行全給。

三年後開徵，可以佐需。抑亦寓兵於農，亦能濟用，可以減省，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。

蓋籌天下之形勢，必求萬全。臺灣一地，雖屬多島，實關四省之要害。勿謂被中耕種，猶能少資兵食，固當議留；卽爲不毛荒壤，必藉內地輓運，亦斷斷乎其不可棄。惟去留之際，利害攸係，恐有知而不言。如我朝兵力，比於前代，何等強盛，當時封疆大臣，無經國遠猷，矢志圖賊，狃於目前苟安爲計，劃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，致賊勢愈熾而民生顛沛。往事不臧，禍延及今，重遺朝廷宵旰之憂。臣仰荷洪恩，天高地厚，行年六十有餘，衰老浮生，頻慮報稱末由。熟審該地形勢，而不敢不言。蓋臣今日知而不言，至於後來，萬或滋蔓難圖，竊恐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，又焉所自逭？故當此地方削平，定計去留，莫敢擔承，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，留之誠永固邊圉。會議之際，臣雖諄諄極道，難盡其詞。在部臣、撫臣等耳目未經，又不能盡悉其概，是以臣于會議具疏之外，不避冒瀆，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陳。但事關朝廷封疆重大，棄留出自乾斷外，臺灣地圖一張，附馬塘遞進御覽。緣係條議臺灣去留事宜，貼黃難盡，伏乞皇上睿鑒施行（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）。

附錄八 閩紳士公刊原評

臺灣削平之後，持議者莫不曰，此一塊荒壤，無用之地耳，去之可也。漢劉安諫伐閩疏曰，

得其地不足以耕，得其人不足以臣，即此之謂矣。殊不知此島北連三吳，南接兩粵，實江、浙、閩、粵之左護，棄之則紅毛巢穴于其中，勾連匪類，久而生變，此其爲害匪細故也。公身歷其地，熟識情形，特疏懇留，條陳詳悉，爲沿海計萬全，爲朝廷圖治安，誠深且遠也。而所最快心者，以當時封疆大臣，無經國遠猷，矢志圖賊，狃於目前苟安爲計，畫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，致賊勢愈熾，民生顧沛，往事不臧，延禍及今，重貽朝廷宵旰之憂；此公之所以嘆息痛恨于當日者也。今臺灣、澎湖文武官僚，建設分治，區畫咸宜，雞犬桑麻，境內乂安，是皆公日夜焦勞，深思遠慮，而爲此久安長治之至計者也。邊海長城，天南鎖鑰，非公其孰當此者乎！

移動不如安靜疏

太子少保、靖海將軍、靖海侯、兼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務、臣施琅謹題。爲移動不如安靜，仰乞諒旨以廣皇仁事：竊照臺灣自鄭逆盤踞數十年，以爲老巢，招集亡命，擾動數省，故從前收誠官兵，屢有反間，皆安撫外省，所以解散而消弭之也。臣奉旨總統應征，勦捕並用，臺灣歸附。臣親履該地，僉官給以俸，僉卒給以餉，且將其兵將漸次分離，並無一兵復繕營東。仍一面派撥船隻，將各官隸攜入內地。查係外省者，分撥各省各府縣原路安撫；係本省者，即交各府縣原路安撫，仍取其地圖保結存查。其僉卒願歸農者，則聽其歸農；願還伍者，則暫撥在徵在各做營伍。其所給糧，皆從省約，不

上公朝見利害，屢被入告，一力撫當，不顧時事之形變，謂今本省安穩，各復照舊。民生尚何患
力挽之勢，而稅賦無聊士卒以虛耗之而保墳墓，水無出護之爭，而家業更生之慶，是皆公之懷使
為懷，爾康乃心，欲其輸金所賴，而撫心置腹于反側子，猶若此之愚且私也。雖據齊天，得無寓
稿，豈堪斯責！

中元祭陣亡官兵文

閱逢祀歲，金紙御時。涼闌漸次，白露沾微。感四序之遷易，懷故疊乎鄉鄰。撲吳
戈今犀甲，厲矢石今海經。嘗先要以賈勇，督焚綏而率旗。遂乃觸轍餓于殺陣，罹傷銷
而傷奔。痛形體之擒喪，冀魂魄之原茲。風雲憐其悲惻，故薄昭其沈淵。余悉軍廟于奉
懷，肅祀事以控持。屆中元之令節，值齋諭之會期。念勇士之彈力，悼幽冥之凶危。羅
肴焉以奠享，陳醴餚于盈庭。特尚員而虔祭，抒誠懇于水涓。體之遵兮勞馨，惟歌此今
攸宜。尚書（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）。

壞地初闢疏

太子少保、靖海將軍、靖海侯、兼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務、臣施琅謹題。爲壞地初闢
、乞沛皇仁、以弘治化事：竊照臣准兵部密咨爲謹陳善後末議以贊一統無外之宏規事內

開覆奉愈旨：臺灣應得錢糧數目若干？白糖鹿皮可否興販？着部臣蘇拜及督、撫、提再議，該臣欽遵于本年七月十六日就廈門登舟，乘南風而赴省城，會議浹月，未得適合。臣思漳泉爲下游地方，兼見在渡載安設臺灣文武官員兵丁及班回征師，臣與提臣萬正色不便皆久住省城，始于八月九日乘北風由舟先回廈門料理。其臺灣應得錢糧數目及白糖鹿皮可否興販之處，部臣及督撫二臣復議明白，至九月初八日移送會題疏稿，與臣畫題矣。

然臣更有不得不披陳者：蓋臺灣沃野千里，則壤成賦，因地爲糧，宜稱富足；但地僻汪洋之中，化阻聲教之外，瀰山遍谷，多屬土番，雖知懷服，習性未馴，射獵是事，徵供無幾。其安於耕桑可得按戶而問賦者，皆中國之人，于數十年前，生聚乎其間。及鄭逆擁衆盤踞，兵卽爲農，農卽爲兵。兼沿海數省之地方人民，有爲其所掠而去者，有趨而附者，非習于漁，則與爲佃。自臣去歲奉旨蕩平，僞藩、僞文武官員、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，近有其半。人去業荒，勢所必有。今部臣蘇拜等所議錢糧數目，較僞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遠。在鄭逆當日僭稱一國，自爲一國之用度，因其人地取其餉賦，未免重科。茲部臣等奉有再議之旨，不得不以此數目議覆。臣竊見此地自天地開闢以來，未入版圖；今其人民旣歸天朝，均屬赤子。以我皇上視民如傷，率土咸被，伏乞沛以格外之澤，減以應需之賦，則恩出自皇上，不在臣下；使海外諸國，向聞天威而懾服

，輕賦薄斂，益慕聖德而引領。如以會議既定，當按數而徵，在道府縣責成所係，必奉行催科。兼以鄭逆向時所徵者乃時銀，我之所定者乃紋銀，紋之與時，更有加等。茲劉國軒、馮錫範見在京師，乞敕部就近訊詢而知。彼夫遐陬初化之人，非孝子順孫，萬或以繁重爲苦，輸將不前，保無釀成地方之禍階乎？至時動兵，爲費更甚，何惜減此一二萬之錢糧哉？且臣前之所以議守此土者，非以因其地而可以加賦也。蓋熟察該地屬在東南險遠海外之區，關係數省地方安危。旣設官分治，撥兵汛防，則善後之計，宜加周詳。今所調守兵一萬，乃就閩省經水陸兵丁六萬五千七百五十名數內抽調前去，兵無廣額，餉無加增。就此議定錢糧數目，蠲減于寇虐之後，使有司得以仰體皇上德意，留心安集撫綏，俾四民樂業，億兆歡戴。至數年後，人戶盛繁，田疇悉易，賦稅自爾充溢，斯時有增無減，豈待按數而徵哉？

至于興販東洋白糖一項，歲定二萬石，不足之數，聽其在本省之內採買。夫本省之去臺灣，已隔兩重汪洋。以臺灣所產白糖，配臺灣興販船數，固爲安便。若就本省湊買白糖，涉重洋而至臺灣，方興販東洋，則今四方蕩定，六合爲一，在臺灣可以興販東洋，何本省而不可興販，必藉臺灣之名買白糖赴彼興販？此皆部臣蘇拜等慮彼中之錢糧不敷，婉爲籌度湊足良法。可知臺灣錢糧，一時未能裕足故也。然在部臣及督撫二臣未至其地，不知該地情形，雖留心區畫，難以曲盡。以臣躬親履歷，其于民風、土俗、安危

、利害，無不詳悉。天下事言之于已然之後，不若言之于未然之前。臣荷恩深重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如今不言，至于後來，或有禍患，咎臣以緘默之罪，臣又安所自逭？況臣叨有會議之旨，故不得不以披陳。緣係密題臺灣錢糧事理，貼黃難盡，伏乞皇上俯賜全覽，勅部議覆施行（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）。

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

臺灣原海外一荒島耳，土番往來，自爲貿易，日以射獵爲生，概無正供賦稅。洎鄭逆據而有之，帶集兵民，始得分土種植，通商貿販，因而設地追徵。蓋就其一隅之產，以供百萬之費。政繁賦重，民心已思變久矣。今既歸降，如出水火，各省難民，相率還籍。投誠家衆，移送歸家，較之前時民數，已減其半矣。今若賦役稍輕，從此而生聚、而教誨，安在不可爲樂土耶？苟仍爲重征繁賦，民不堪命，或生異心，亦未可知也。公疏中諄諄懇切，指畫詳明，益深悉利害于胸中，而不覺發而爲忠藪之詞，非徒鋪張時務，以塞一日之責者也。至若興販白糖，不便本省採買之義，尤確確可從。而臺民免遠涉之勞，真防患未然之至計也。公無事不爲民生陳疾苦，無日不爲地方計安危，卽此疏已見其大端矣。

海疆底定疏

太子少保、靖海將軍、靖海侯、兼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務、以兼理撫海關、為船糧底